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曾得獎無數，為上海世博新加坡館設計師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塑造一道人文街景 · 陳家毅

有熱忱的年輕人進駐新加坡中峇魯、台北民生社區和富錦街，為舊社區注入新生命力。

乘

坐台灣高鐵翻閱車上贈閱刊物，無意間讀到散文家舒國治為雜誌撰文，介紹台北「有時紅豆餅」。文圖並茂的傳統糕餅讀「看來外皮乾脆內餡糯濕想必十分可口，恨不得立即飛到現場一嚐究竟。舒對台北街邊小吃向來甚有心得，引來不少國內外粉絲捧著他的著作，在大街小巷按圖索驥，兼守時守候乖抵達攤店前報到，畢恭畢敬品嚐文章所敘述的「道地台灣小吃」。

作進一步閱讀觀察，「有時候紅豆餅」店舖地址原來就在民生社區裏面，與另一家著名的「微熱山丘」鳳梨酥台北店在同一街道上。近松山機場的民生東路五段在大街上不覺甚麼，拐彎進入巷弄內原來蘊藏了一個綠意盎然的長型大公園，老住宅環繞四圍，真是個理想的市區居地。如今「微熱山丘」和「有時」在幽靜怡然氣氛中為它添加了一些不過份的熱鬧（後來發現兩者之間還有第三家新開的冰淇淋店！），平添潮尚人氣。

民生東路大街上步行不遠的另一頭有富錦街區，近年也因為幾家日式潮流服裝店的開設而熱鬧起來，一家連接一家都開在四五樓高的老平房住宅

底下，逐漸串聯形成幾條相通精品店街道。隨之意大利餐廳、品酒屋、咖啡店、品茶居也開始進駐。富錦街的成功大半是因為街旁青翠的樹木，葉蔭下人走在行人步道上感覺涼爽舒暢。懂得擇地而棲的店舖將門面內裝打扮得雅緻時尚，兩者相得益彰。令人聯想起東京南青山、代官山等優雅地帶



陳家毅

的富錦街區，果然很快就成為台北潮人晚上聚集、週末踴躍的地方。

賞心悅目的

街景，新消閒與舊生活能如此融洽共處，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湊成的？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難得新事物並不干擾既有

的舊架構，新舊交融在一起特別清新可喜，身在其中的人們既可以感受到城市經過時間的變遷，也能慢慢咀嚼出不同層次，而且越嚼越有味道。類似富錦、代官山這樣的街景，近年在亞洲其他城市也開始出現，且難得大多沒有官方參與，優良的環境再塑造，都憑民間自己直覺找到，匯成一股力量。

在一般遊客地圖指南範圍之外的新加坡，亦有像民生這樣一個社區：中峇魯（Tiong Bahru）原是個上世紀的三十年代，殖民時期英國人開發的簡單國民住宅群。全區四層樓高不設電梯，上下樓的半戶外樓梯以圓形收尾，造型是當時建築界推崇的包浩斯加 Art Deco 美學。英國人在亞洲殖民地帶進歐陸現代主義建築模式，事情回想起來其實有點奇特：二十世紀初期，倫敦住宅仍依循傳統維多利亞風格、愛德華風格造屋，考量的是車道、公園如何與住宅完美結合。較之關注國民住宅課題的德法，早以現代主義創意領先，謹慎的英國慢了半拍，被拋腦後。

遠派到東南亞執行任務的英帝國建築師，在保守家鄉沒機會發揮才華。中峇魯為星洲首創公共住宅工程，機會可遇而不可求，前衛式想法都應用在設計藍圖裏。就像早年日本人在台，將台北當成水利工程

的實驗所，中峇魯則讓英國建築師大展身手：住宅群無論建築外型、排列、組合都盡情追隨現代歐派，綠化空間卻又保留英國園林手法。

多年來樓與樓之間的草坪、路邊樹木照顧得好。熱帶大樹分枝槎桠自然附生著不同種類的蕨類植物，是鳥兒經過給予的恩物。幾代的新加坡人成長於斯都感激園區提供的宜居環境，只不過年輕一代結婚生兒多搬去新高樓國宅另組家庭，中峇魯成為池水不動的長輩養老地，一度落得孤單寂靜。

今日組屋到處爭高林立，矮樓房感覺特別親切。上個世紀的七、八十年代，新加坡老街區的翻新改造用力過度，許多地方要完全消失（如同濟醫院前後一帶），要不原有的特色被一掃而空（如牛車水的早晨菜市、黑街的人妖）。新一代市建局痛定思痛，中峇魯民宅社區的更新，採取了含蓄方式介入：通過空間用途的允許變更，讓部分原本是住宅的一樓單位，可以轉變形態設立小店舖，如此帶動及促成民間（尤其是年輕一代）的參與。

現在小區裏有兩家書店、後加入的糕餅店、服飾店、二手傢俱店、藝廊。這些可愛的概念小店，特別需要主人用心經營。本質不錯的住宅環境，歲月老化後如何轉型，我想中峇魯正如台北民生社區和富錦街，提供了很好的榜樣：放手讓有理想有熱忱的年輕人進駐參與，碰撞碰撞為舊社區注入新生命力。